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文變易經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詠

謄錄舉人臣薛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文變易經卷四

元 陳應潤 撰



坤下 觀

而不慮有孚顯若

觀去聲 盥音管

程子曰凡觀

觀於物為觀

皆平聲

為觀平聲於下則為觀

去聲如樓觀之觀謂之觀者

並去聲

觀於下也平聲盥用鬱

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薦謂獻腥獻熟之類愚謂極

天下之可觀者無如郊天祀廟之時顚仰也敬順也

未渥之初人心肅敬乎信顯若既薦之后人心稍懈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此謂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觀盥皆去聲

五居尊位以剛中之德為下所觀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上巽而下坤也中正以觀天下人君以中正之德而觀天下聖人唯恐天下之未易化也故以神道設教使羣下觀上祭祀之時君之事天敬神如此嚴

肅敬畏乎信顯若欲使下民觀感而化也觀天之神
道而四時不忒者又當順天道奉天時而四時不失
其序聖人以神道設教而服天下者以此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人君號令如風行地上四方聽命靡不率從先王觀
觀之象以察省方物以觀民風設施號令以服天下
此人君觀下之大事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郊天祀廟之時觀者如堵在位之君子衣冠濟濟宗廟之祭以有事為榮至于在下觀禮之君子亦當秉其敬畏之心小人唯務鋪歆不知禮義為何事故於歲事之時如童穉之竊觀嘻笑不恭在小人則无咎在君子則可羞吝初六變益下卦為震震之一陽初生如童穉之小人故曰童觀童子愚懵故曰小人道也宋真宗朝王欽若丁謂輩為相於祭祀封禪之時妄言天書下降以誑上真宗明知其妄反賂王旦竊

之不言由是土木祠禱之事興日奉天書以亂天下
吁大臣不能敬畏事天反為童觀之事以誑上豈特
可羞而已哉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闕瞰也說文閃也傾頭門中視也當祭祀之時觀祭
者不能正視乃於罅隙之間傾頭闕瞰女子如此則
正在大夫則可醜也六二變渙下卦為坎坎陷於穴
隙故有闕瞰之義漢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

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此怪事也上恠問張寬
乃對曰天星主祭者齋沐不潔則女人星見蓋武帝
窮兵黷武淫刑酷斂故妖異時見寬不能以正對設
為妖妄之說以惑上何異女子之閭觀也二居臣位
祭祀之事不誠不潔妖孽之見非特人君之醜亦人
臣之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變漸下卦為艮艮止也欲往而未往上卦為巽

巽為進退三不當位上欲近君為四所隔故有進退之象觀我生者人臣當觀我之生于德如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未失為人臣之道夫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之自信之篤未敢遽進而求用易之明吉凶當以知進退存亡為重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四變否上卦為乾乾有剛健中正之德士君子有才德者遠來京國以觀光當觀時之否泰君之賢否

苟禮貌未加心志未合未肯居于臣下君子觀光之
初安能遽造于朝廷之上唯郊天祀廟之時可以觀
國之光如衣冠之威儀旗旄之森衛玉帛之交錯鐘
鼓之鏗鏘皆光輝之盛也如舜之末臣堯作賓王家
湯之學於伊尹文王之師呂望尚賓也此則觀時之
利用賓于王也然亦有不肯屈于賓者如漢光武徵
嚴光至則舍于北軍迎之不以禮貌也又令侯霸作
書願因日暮自屈後雖以諫議大夫授光光又豈肯

屈於侯霸輩之下毅然而歸賓亦不肯作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變剝上卦之艮艮有知止之德剛明之才故能
觀我之生五居尊位上之觀下而下亦欲觀上君欲
臨下當先觀我之生何者為治而不亂何者有得而
无失欲使我之生克盡君子之道而无咎然後可以
觀民之生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何者為是何者為非
使民不為小人同為君子之歸漢武帝亦聰明主也

好大喜功淫刑酷斂汲黯諫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宣帝亦曰本以霸王道
雜之奈何純任德政乎是皆未能觀我之生何以觀
民之生善乎唐太宗之言有曰以古為鑑可以知興
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蓋得觀我生之義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變陰通卦為比當比之時上居无位无民之地
人來親比五之主耳觀其生者其生指人君而言人

君觀為之主人來比之人君苟能自觀其生盡君子之道使下民各遂其生則我亦无咎矣君苟失德我志亦為之未平宋司馬溫公罷相居洛王安石以青苗新法苦民光上書言其不便張詠居陳聞朝廷用丁謂逐寇準慟哭久之彈指久之皆大臣愛君之切其志不平也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也啄也噬合也雷電交作之時有噬嗑之象然

而亨利用獄者天之用威以擊其惡君之用獄以誅其強梗用獄之道法天之威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利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卦上下皆陽四陰居中如頤頤之狀中無所隔故能頤養噬嗑上下亦陽中為一陽所隔類乎噬嗑之狀剛柔分動而離明之電震之雷合而章也柔得中而上行二五皆陰也五爻非陽為位不當然二五皆

用獄之君臣而得陰爻陰主殺伐故用獄者以陰為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噬嗑上天嚴號令之威明罰勅法人君慎刑獄之政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足械桎也古者肉刑罪之輕者滅其趾欲其不能行也下卦元屬震震為足故有滅趾之象初九變

晉晉進也或有當進而不進不當進而妄進皆罪之輕者僂校減趾欲其不行而急於改過故得无咎如卞和三獻玉於君而三刑其足蓋玉之在璞未成而卞和遽進之刑足之刑非其罪也故得无咎

六三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膚體之皮也滅鼻剝刑也既噬其膚又滅其鼻焉得无咎六二變陽通卦為睽此必家人之睽乘剛爭鬪夫妻反目或奴婢有罪而致罰非有司之刑也有司

之刑烏得无咎如魏王遺楚美人夫人鄭襄心妬之而外佯愛之有甚於王鄭知王以已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惡子之鼻見王必掩之美人從之王謂鄭曰美人見我必掩其鼻何也鄭曰似惡聞王之臭王劓其鼻然則非美人之罪故得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變卦六三變離離為火腊肉用火以乾之故有腊肉之象然腊肉少有毒者周人以鼠耒腊者為璞腊肉

有毒得非鼠腊之類歟離之說卦為鼈為蟹為蚌皆
有毒物也三居不當之位不謹于飲食啗腊肉而遇
毒非節飲食之君子也雖曰无咎亦君子之可毒也
晉蔡謨初渡江見螭蜺曰蟹有八足而加以二螯烹
之既食吐下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
勤學誤死格物之要亦不可不詳攷也至于河豚人
固知其為毒也而故食之豈恃小吝而已哉禮曰君
有疾藥則臣嘗之親有疾藥則子嘗之此戒遇毒之

嚴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肺音
萍

九四變頤頤有口實之養故以是乾肺為喻肺腊肉
有骨者難噬如獄之疑者難決古者兩造之辭納矢
求直此曰得金矢者得非不直者之辭窮罰金與矢
以贖其罪利艱貞吉者刑罰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議
刑之際詳讞再三然後論決利乎艱難貞正方可獲

吉苟不艱貞其咎在已如堯舜在位皋陶為士師曰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上之德施未光民戾於
法所以哀矜艱貞之吉得此義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變陽通卦為无妄无妄之象物與无妄獄事至
重豈宜妄決五居尊位為決獄之主獄之難決者亦
猶乾肉之難噬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罪之輕者

皆罰金以贖罪得黃金者豈非得贖罪之金以籍于
官歟如漢之梁冀唐之元載以至張恢坐贓伏法以
其金寶貨物詔班羣臣抑非以其金籍于官以賜于
臣下歟君之慎刑而重決獄之臣者若此貞厲无咎
者如季羔論刑愀然見乎色貞厲而不安也方可无
咎苟不貞吉決獄不當咎歸自己唐太宗祥刑之主
也因觀針灸圖背近五臟禁令勿鞭背又因誤斬張
蘊古因詔死刑皆三覆奏又令二日五覆貞厲无咎

方得論刑之當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何上聲

何負也校桎也如械枷于項也滅耳聽不明則刑也
噬嗑諸卦用刑皆曰无咎而獨于上九曰凶何也上
九變陰通卦為震洊雷之鳴天討有罪者也既桎其
項又滅其耳此必獲罪于天其凶可知繫辭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舜之誅四凶
孔子之誅少正卯漢誅董卓唐誅周興來俊臣皆造

惡之極者也豈特何校滅耳而已哉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文彩之著于外也山下有火草木皆被其光
人有文彩天下皆賁其飾亨通也小利有攸往如山
下之火未能光照天下故所往則小利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而文剛下卦之離柔來而文飾上卦之剛也故
能亨通分剛上而文柔分上卦艮之剛而文飾下卦
之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日月星辰也人文詩書禮
樂也文明以止離艮之交也觀天之文以察時變日
月或有薄蝕水旱或至災異以驗人之休咎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有盛衰天運有消長治天下者
蓋於天文人文攷之庶能轉禍為福使災異變為禎
祥而天下大治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折獄之君子明而又明者也山下之火其光未大明庶政則可折獄則未可无它量力之未逮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變艮艮之初六亦曰艮其趾此爻曰賁其趾爻變之互文也艮為少男文采賁于趾未能著外未仕者也車公卿大夫所乘之器也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以此如漢召申公枚乘皆以安車而

聘舍車而徒義弗乘者此必隱德之士遭時不平不肯應聘自為徒行如漢韓康被召不起郡縣強之而行至半途乘柴車而趣此則舍車而徒安行其志也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男子與婦人異者唯須與髯耳六二變大畜下卦為乾乾為首須文采之賁于首年之壯矣二居臣位有大畜之才必有威嚴勇敢以畜君如唐刺史張巡之怒須髮輒張忠勇之氣見於髮須諸葛亮稱關聖之

才曰孟起黥彭之徒皆不及髯之絕類離羣也蓋聖
之須髯美而勇故亮以髯稱之唐中宗時宦官用事
雍州刺史盧從一見无須者必曲加承接吁時至於
此天下可羞士君子文采之見于須者年之壯矣時
之可以仕矣與上興者待上之聘召而與人君聘賢
盍亦求其大丈夫者

孟起班超字黥
彭黥布彭超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濡滯也孟子曰是何濡滯也之濡三不當位過時而

不仕故曰賁如濡如何以知其然也以上下文義攷之初九賁其趾年之少也六二賁其須年之壯也至于六四賁如皤如如年已老矣是則六三之濡如過于強仕之年而未能進用濡滯之說明矣然人有文采隱于田野人君苟未徵聘當永守貞正則吉也九三變頤幸能頤養苟不永貞則有妄進之失能守永貞誰得而凌犯於我也如漢公孫弘年六十始應詔對策朱買臣近五十尚樵薪以自給是皆濡如之久

者信夫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

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翰平聲

皤如須髮之白者翰如馬之行如飛者四居不當之位上不與五應下不與二接而象曰六四當位疑也何哉士君子有文采之賁未遇于時隱而在下至于髮須皤然之白无意進用忽有白馬之來如飛翰之急初疑其為寇不擬人君聘召之來禮如婚媾使之

居大臣之任至此當位無疑矣六四變離文明之時
人君之求賢之急也如此終无无者老而得君以行
其志不負平生之所學何怨之有如文王之聘呂望
漢武之徵申公皆齒德之高者古者求賢多求老成
典刑慮事之深者非若后世限以耄期而弗用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丘園山林之隱逸也不肯苟進人君所當禮聘五居
尊位為賁之主宣可令有德之士隱於丘園而不用

六五變陽上卦為巽通卦為家人士君子有巽順之德又能齊家才美外見人君以束帛聘之禮也彖彖淺薄貌人君聘賢不能豐厚而用彖彖之束帛吝之甚也然束帛之禮輕求賢之意切終至吉而有慶也如伊尹耕于莘野湯使人幣聘之尹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幡然而起卒至相湯伐桀吉而有喜可勝言哉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變明夷君子用晦時也中庸曰衣錦尚絀惡其
文之著也君子隱德于中文采不欲外見況用晦之
時乎如子路衣敝緼袍子夏衣若懸鶉以至王章牛
衣梁鴻隱居之服皆白賁也才美內蘊不尚外飾何
咎之有如鄭子臧戴鶉冠隋辛亶衣緋禪皆禍之招
也唐楊烱呼朝士无才德而朱紫者謂之麒麟楮有愧
於白賁多矣非上之得志也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剝剝也傷害也陰之傷害于陽陽則受其剝剝諸
卦皆有吉亨利貞之卦辭唯剝則否无吉亨无利貞
否卦尚云大往小來不利君子貞而剝卦獨曰不利
有攸往且否卦三陰之長尚存陽之三爻而剝至五
陰之盛陽无所依矣否之爻辭尚有大人否亨大人
吉之義而剝全无大人直至于上九處剝之極而始
有君子得與之義詳觀否卦如商周末世君子尚可
潛隱小人尚畏公論剝則如暴秦坑儒之酷漢末黨

獄之慘君子不能免禍小人肆无忌憚之時矣繫辭
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
辭危想當文王演易之時推測亂世小人之情狀賊
害君子如此之惡以戒君子知進退存亡之幾使後
世人君見之知小人害君子之酷不可一日容之於
左右以擅生殺之權以亂天下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剝也言小人傷害君子至剝而極柔變剛者陰之
長陽之消也不利有攸往小人充塞要路君子跬步
之不可行何所往也順而止之下坤而上艮也君子
觀剝之象尚其消長盈虛以待時也蓋陽消則陰長
陰剝則陽復天行之健終至于好還剝極則為復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當剝之時民不安居上之人當省刑薄斂厚以待下
則民始能安居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當剥之時君子不敢進用閉門以避禍坐卧于牀不出戶庭始管寧自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尚慮小人不能容之而陸贄居唐德宗之朝危言讜論卒為奸邪盧杞裴延齡等所害貶於忠州土塞其門鹽菜之類皆由狗竇中入豈特剥牀以足而已然則陸贄之正光耀史冊盧裴之姦為萬古罪人蔑貞之凶在盧裴而不在陸贄也初六變頤下卦為震震

為足以滅下者小人犯上自滅下始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桎足第之間牀之幹也六二變蒙下卦為坎君
子蒙難之時又陷於坎窞之中如剥牀至變災已近
身苟无貞正曷以自保趙宋蘇軾蘇轍遭王安石呂
惠卿等忌才貶軾于黃惠海外昌化等處又貶轍于
循雷不容其儻官舍又不容其賃民居築土室以居
之豈特剥牀以辨而已哉未有與者二與五應之人

君為小人所間六二之臣不能自通故曰未有與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此亦人臣之遭剥者而曰无咎何也六三變艮艮止
也得艮而止之之道上不諂於君下不媚於竈故能
明哲保身而无咎如范滂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
志后為閹宦所害以黨事係獄三木囊頭剥之甚也
然非其罪滂能辨明而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
千兩滂謂殷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遣歸

鄉里滂卒以无咎隱居田里上下雖失得以免禍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灾也

膚皮膚也剥至四爻陰氣已極其盛過於否之時矣
六四變陽上卦為離離為大腹剥牀以膚災近心腹
矣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能驅斥小人反為
小人所害如唐武后時周興來俊臣之徒淫刑酷罰
在朝大臣不能去之反為其所害喪身滅族豈特剥
牀以膚凶而已哉如狄仁傑之忠亦瀕於死者數矣

幸不至於死卒復中宗之辟此天命之所祐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物也陰長之盛小人之黨如貫魚之來人君居
五尊位何以待之六五變陽上卦為巽巽懦之君豈
能勇決以去小人之黨如漢唐末世閹宦用事以門
生待天子進退百官生殺之權一出於閹宦之手苟
欲逐之則小人朋連黨結甚至朝廷大臣多其汲引
簡拔者安敢小觸其鋒人君孤立勢如騎虎稍失駕

馭禍在斯須苟不以宮人之寵待之未免相為怨望
謀為不軌然則寵以宮人之道若何如尚飲膳御服
飾供筆札掌器玩令其朝夕執役侍奉母令干預朝
政時加賜賚以肥其家使其母生怨尤則人君亦无
所不利雖然漢以李膺之勇決破柱取張讓之弟朔
諸黃門皆為之屏息人君苟專任李膺悉去其黨則
膺未必為其所害漢亦未至滅亡也唐中宗庸君也
以柳伉之一言而去程元振天下莫不以為快惜不

能盡去羣閹終至喪國先儒多以剥之六五羣陰率類而進受制於君謂之吉无不利殊不知羣陰在朝假以國柄何所不為貫魚以宮人寵非吉也救一時之弊耳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變陰通卦為坤夏正十月卦也陰極於上則陽生於下故十月謂之陽月天道好還否極必至於泰

剥極必至于復理勢然也碩果不食中存生意而不敢食也如木生于春草芽於室氣之相感也君子得與小人道消君子可出以乘車也民所載者君子德望之重下民望其任重以致遠也小人剥廬者小人行事唯能亡家喪國如剥廬之空不能安其身故終不可用也如堯之時初不知絲之惡而姑試之至于績用弗成其惡已著能亟去之故不為聖世之害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李泌曰陛下

能覺之豈有建中之禍蓋小人迷惑人君之深不覺其為姦邪乃所以為姦邪之魁也可不鑒哉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利有攸往

復還也如失而復得也亨通也乾之初九七變而為復坤之初六七變而為姤但陽出則陰入陰出則陽入氣之循環天運不息疾速也出入无疾陰陽之來往不疾而疾也朋來无咎陽之生如君子引類而來

安得有咎反覆其道如陰陽之往來反而復復而反也七日來復始自午月一陰之生至亥月陰極為坤子月陽生為復故曰七日來復如詩云一之日二之日之日非一旬之內七日也利有攸往君子道長无往而不利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剛反動而以順行陽氣自下而長順而上行陽七變而為復陰七變而為姤出入无疾天行之健不速而速也天地以生物之心為心陰之長陽剝之極生物之心幾乎息矣一旦陽氣天生萬物之生意藹然使天下之人復見天地生物之心其喜可勝言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一陽初復之時人君調變保護以遂天地生物之心

先王以至日閉關懼軍旅之紛競也商旅不行懼市井之喧闐也后不省方懼諸侯之不安於其國也人君調護元氣如保嬰孩謹之至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乾之變陰自姤而剝自剝而復陽氣之失久矣一旦復還如人心之善人所固有不幸為物欲所蔽久而失之一旦聰明開悟衆善復還如失之不遠而得復也陽氣既復天理復還曰元吉可也而曰无祇悔者

何也蓋初九變陰動而為坤陽氣方生萌孽未盛終
為陰氣所汨不能即復幸坤乃乾之配順承天而行
无息不與陽會復雖不久君子執持之固不遂失也
故不至於悔祇至也元吉太善而吉也至於象曰聖
人又發一義曰不遠之復以脩身者蓋陰消陽長動
靜之幾聖人於其幾微未定之天以教學者修身之
要且善根初萌恐為陰邪所汨隨得隨失學者於動
靜之初扶陽之長抑陰之退執持善心不至於失庶

不至於悔矣故夫子以此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无形顯之過為修身之要謂庶幾者
无祇悔也先儒不知爻變多以此爻為一陽之復而
吉既吉矣何悔之有若曰此爻不變則彖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自可釋初爻之義易之吉凶貞吉與悔常
相反復乾陽之貞安有坤陰之悔苟使六五不變為
陽又有敦復无悔之義爻變之說坦然明白試以人
事攷之无見不遠之復如暴秦之時焚書坑儒陽刺

之極天下不知善人之所在失之已久一旦得漢高祖入關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約法三章悉除秦法吏民喜見天理之復還其吉可勝言哉項羽亦能併力滅秦不鑑暴秦之失焚咸陽懸府庫所以隨得而隨失至于大悔矣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美也仁人心也陽之失久矣一旦復還初爻如桀之後而得湯紂之後而得武人心未定未知其為休

美也僅能无祇悔耳至于湯武拯民水火去桀紂之惡反夏商之政人心至此如失物之久而復得矣謂之休復不亦宜乎六二變陽通卦為臨臨下之君以仁為心則在下之民同歸于仁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者其義若此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數也厲危厲也復之三爻陽氣上升比之二爻其復已深何乃曰頻復之厲六三變陽通卦為明夷明

夷之時君子晦其明也恐復善之初又為明夷者所傷故數復其善毋少懈怠若危厲不安欲其復善之故也其義故无咎如唐玄宗鑒前世之失焚珠玉錦繡尚節儉勵精為治柰何晚年惑女寵窮奢極欲卒至喪位憲宗亦鑒前世之失誅強藩悍鎮削平僭叛柰何晚年用皇甫鏗程异之徒刻剥百姓崇飾臺榭中興之業幾至失墜此皆不知頻復之義墮於逸豫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卦自二之上五爻皆陰六五居陰之中變陽為震以一陽居五陰之中故曰中行獨復然與初爻之陽相應不為羣陰所移以從于道復善之固也四居大臣之位如遭離亂之時羣陰黨盛而能克復王業如諸葛亮郭子儀之大臣亦可謂之中行獨復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變陽通卦為屯屯難之時五居尊位有陽剛敦

厚之德可以克復王業如商之高宗漢之光武皆中興敦厚之主光耀前烈何悔之有中以自考考屯難屯之時頑梗者多人君當觀我之德果可以解難理亂而無偏黨私徇之失庶幾進退百官黜陟賢否无悔為復之主苟无敦復之才則恐是非不明善惡倒置則不能免于悔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變頤頤求口食飲食之養迷於所欲不能復其道其凶可知動有災眚且迷復之人昏迷不恭反道敗德用之行師則有大敗以其國君亦凶將既喪師君奚獲吉至于十年不克征甚言迷復之久无策可以料敵迷復之凶反君道者如六朝梁伐齊梁兵已至東昏侯溺於潘妃尚在宮中吹笙歌舞張樂齊人斬首送行隋伐陳軍臨陳城後主尚與張麗華歌玉樹等曲俱入于井以避難隋軍擒之國遂滅又周伐

齊將士赴敵臨障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妝點未了
未進兵竟為周所敗是皆迷復之凶反君道者也左
傳載鄭子太叔論楚子將死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
曰迷復凶此論復而不論頤也爻變之取義若此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勿妄動也勿妄為也雷鳴于天君子恐懼循省
不敢妄有作為乃大亨利乎貞正苟或匪正則有災
眚不利有攸往往往往跬步之不可妄行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上卦乾之剛自外來五為无妄之主主於內下卦雷動為主也動而健震之剛也剛中而應乾之剛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令也其匪正有眚人之不正者必有眚災世之為惡者聞雷震怒一時恐懼至于雷震之後其惡如初殊不知天地神

明昭布森列雷雖不鳴天常罰惡此等惡類不能改過天命之所以不祐也行矣哉者无妄之往決不可往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於天下行天之號令也雷之震動誰不驚懼當此之時不特善者无妄惡者亦不敢妄動至于洪纖高下飛動走植之類亦皆震怒是物物與之以无妄也但震雷啓蟄之時天地發生之初先王茂對此時

生育萬物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卦辭曰不利有攸往初九變否爻辭乃曰无妄往吉得志何也蓋雷霆震威之時雖否之小人亦畏天威而危懼君子於斯時苟能變小人之畏威與之排難解紛其志亦可行也漢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怨張綱曾奏已遣綱為廣陵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之賊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

見綱誠信皆拜泣曰荒裔愚人不堪侵枉相聚偷生
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拏
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乃降此无妄之往
得志也之義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春而耕秋而穫農夫之常業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
畲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者世无此理也惟巫醫樂師
百工技藝之專亦能治富也六二陽變下卦為兌說

卦曰兌為巫為口舌得非巫術之流歟子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甚言巫醫之人不可无恒无
恒則不能務本有所妄為矣漢貨殖傳載掘冢好事
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
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處辱也而雍伯千金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
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倚頓以鹽
鹽起郭縱以冶鑄成業然雖致富與不耕而穫者何

異史譏其不當富而富也惟農之富於耕穫知稼穡之艱難乃能久於富也二居人臣之位不能化民務本而使遊食者以害農遂使國家亦不能富貴為人臣責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災不可必而忽遭其難六三變陽下卦為離離為牝牛通卦為同人或因同人而得災災生於无

妄也或者設或人以為喻今有人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歟人莫之知也繫之者誰歟亦莫之知也忽有行路之人取而去之主之者與係之者訟而受災所謂行路人得牛邑人災也无妄之災其義若此昔楚朝諸侯魯趙二國皆獻酒于楚楚之酒吏以魯之薄酒易趙之厚酒以獻楚怒趙之酒薄伐趙而圍邯鄲又風俗通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池仲魚之事是皆无妄之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變益當迅雷風烈必變之時敬畏之心人所固有非勉強者貞卜也四居大臣之位天威不遠顔咫尺敬天敬君之心一也人之積善有素者可卜其无咎也九國志載吳柴再用知光州一日雷大震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户坐不動俄有四人舁再用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躍出再用神色自若中厚之人可卜其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變噬嗑噬嗑爻辭有噬肉而遇毒者无妄之疾謂不當得而得者五居尊位為无妄之主有疾之時豈无藥之可治禮曰君有疾藥則臣嘗之親有疾藥則子嘗之或恐侍左右者非正臣為儲嗣者非至孝寧若勿藥之為愈春秋傳載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乃湯藥之毒也无妄之藥不可試者以此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居无位无民之地无妄中又當无妄者也上九變
隨隨人之義多欲妄行妄行則有災眚无所利矣如
秦始皇之望海求仙隋煬帝之錦帆遠遊皆妄行也
至于喪身喪國窮之災也若此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止也大畜止之大者也風在天上則為小畜風力
之輕也山在天上則為大畜山力之重也大畜以四
五爻之陰而欲畜上下之四陽陰止陽之義臣止君

之象也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古者天子有諍臣七
人常在左右飲食于君之側不家食則吉使其家食
者是君不能養賢也人臣諫君利乎貞正一語不正
則不能諫君矣利涉大川人臣進諫之時犯顏極諫
不畏險難如利涉大川之難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
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上上
辭

剛健篤實輝光乾之剛健艮之篤實光輝相映也日

新其德人臣進諫日新其德去其舊染之污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者乾剛之上而能尚艮之賢艮之賢而能止乾之健皆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者人君飲食起居之間或有差誤使賢者常在左右不令居家而食蓋欲匡救其失所以重養賢之禮苟賢臣不在左右則恐婦寺之徒得以乘間諛諂導其不正人君進諫難乎其力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苟君臣之志未孚犯顏極諫利涉大川不足以喻其險不當

如登天之難也天蓋乾之象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音志
行去聲

識記也畜積也人君欲行其所欲行之事未知孰為
善孰為惡大臣勉其善而止其惡蓋能諫之人援古
證今多記前言往行之事以積畜其德何者為理何
者為亂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何者為吉何者為凶人
君庶可喜聽而樂從之如三代之伊傅周召漢之良

平賈董唐之房杜王魏博學多聞以積其德苟自己之德不積而欲畜君以難行之事非大畜之君子矣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九變蠱下卦為巽人臣有幹蠱之才能巽與之可以進諫者也但巽與之言人君悅聽既不犯顏又不犯災君苟不聽雖有危厲亦可利已而無犯也如孟子諫齊王好勇好貨好色皆巽與之言惜乎齊王不聽故終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說脫同

大畜以四五爻之二陰而畜四陽故有陰止陽之義
臣止君之象九二變賁下卦為離二居臣位乘陽之
變陰而亦欲畜君奈何六五之君陰柔不能聽諫故
有輿說輶之象輶車中之輪也輿之說輶不能行亦
猶諫不行言不能用也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諫不
聽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議請碎首以謝
遂以額扣龍墀血被面君雖不聽人臣愛君之心中

无怨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大畜下卦元屬乾乾為良馬人臣諫君事有危急者不當如良馬之追逐九三變損下卦為兌兌說之言本能進諫三不當位為四所隔不能進諫苟有欲言利乎艱難貞正又當防閑乘輿扈衛之人始可利有所往求上之合志也魯平公將見孟子為嬖人臧倉

所沮而止之嬖人與衛之徒如唐李林甫蔽欺天子
耳目嘗曰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无聲而食三品料
一鳴則黜之由是諍臣无敢言者尤甚於與衛之惡
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生而未角者未經教習其性未馴牯之則不
狂走牯橫木於前足以防其觸諫君之道如初生之
牛不知畏忌極力進諫有不畏死之勇方可畜君人

君見其至誠敢諫而聽之故有元吉之喜六四變大有上卦為離離為牝牛離之初爻剛健故有童牛之象大有君臣諫行言聽元吉而有喜也漢高祖從諫如轉圜嘗卧病禁中詔戶者无得入羣臣樊噲排闥直入諫曰始陛下與臣等取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帝笑而起又嘗問周昌曰我何如主也昌曰即桀紂之主也上笑之此皆童牛之牯勇不畏死也

六五續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續豕彘豕也豕之健者也童牛之健尚可教而馴豕性剛躁其牙猛利性之觸人不可教而馴者故敢諫者如續豕之牙剛健則吉而有慶也大畜之上卦元屬艮艮為黔喙六五變小畜畜君之臣无剛健之才不可也故聖人以敢諫者取童牛續豕為喻如辛慶忌之叩頭流血朱雲之折檻董宣之強項皆剛而健忠而勇者也五居尊位能使人臣諫行言聽容其忠

直吉而有慶可知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上聲

何荷通感荷也言路之通天衢之四達也大畜之君臣至此相孚已久言聽計行如漢高祖從張良蹠足之諫不以為疑唐太宗聞魏徵之言凡理到語不可不服皆君臣相孚之久言聽諫從故臣感荷如天衢之亨通四通八達畧无阻礙上九變泰泰之君臣宜乎道之大行也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頤也上初皆陽爻中極四陰如頤頤咀之物伏所以為頤養也飲食之道貞正則吉倘或不正則為疾病此卦與噬嗑相類但噬嗑於四陰之中又隔一陽難噬者亦可噬也頤則自求口實以自養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生人物不可一日而无養天生萬物不能自養故
托人君以養之人君以不能博養四海自先養賢者
託賢者以養萬民自求口實自養也自養則當節儉
如禹之菲飲食是也觀其所養養賢者養賢則當豐
厚如祿萬鍾享列鼎是也苟所養非賢則為不正萬
民為其凍餒萬物由其失所養正則吉又君子之大
事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自口而出飲食自口而入言語不慎則有害飲食不節則有病慎言語節飲食君子脩身之要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朵頤花朵之垂頭如人之垂涎以求養也人之飲食不及則傷于飢過則傷于飽太飽太飢皆能致病此不待卜而後知其為吉凶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朵頤之人過於饋歆者也初九變剝小人之黨盛也

小人唯務饗饗故有朶頤之凶饗饗之人豈足貴也
春秋時鄭靈公解黿而弗與子公食子公染指于鼎
朶頤之小者也楚子問鼎于周安祿山睥睨唐之龍
尾道朶頤之大者也朶頤之凶可勝言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變損二居人臣之位飲食當損而不損故動則
有凶顛末也丘大也如丘嫂之丘經常也人臣不安
于顛末之養違拂經常而反求丘大之養行失類者

不安于分失其類序也書曰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
凶于而國害于而家甚言玉食非臣下之所養者晉
何曾為相日食萬錢唐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
則約費錢三萬二人皆不善終窮奢之過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
悖也

六三變賁下卦為離離為大腹三不當位違拂經常
而求口實之養卜其為凶也但飲食之人人皆賤之

人君惡其饕餮至于十年之久而勿用言其無所為
國家之利道之大悖也春秋時吳會諸侯于黃池徵
宋魯之百牢拂經之甚道之大悖也不旋踵而吳為
越所滅何待十年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
上施光也

四近尊位有頤養者也為大臣者能尚節儉所養者
唯顛末耳其吉可知六四變噬嗑在下之人求養之

急如虎視眈眈而不足其欲遂逐而不去然亦无咎者蓋我之自養者薄人不得而譏議之所以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以此如高允為魏中書采薪自給疏食而已宋相魯宗道家貧無器皿客至市沽而飲自養之薄者如此然其德業之盛所施者皆光輝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以從上也

五居尊位為頤之主拂經之養何求不得況六五變

益當益之時有可侍養人君而能節儉不敢違拂經
常居來貞吉懷懷危懼如大川之不可涉其吉可知
且六二變損二居臣位當損而不能損所以動則凶
六五變益五居君位當益而不敢益所以居貞而吉
順以從上者上有尊者上有賢者人君不以天下之
養自養吉之至也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蓋謂
人君能養其親楚元王設醴待穆生漢高祖推食食
韓信蓋謂人君能養其賢苟所養非賢亦非居貞之

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從也居上之位人君奉養所由在我猶恐飲食不
節故危厲而不安乃吉而有慶也六五曰不可涉大
川上九乃曰利涉大川何也蓋六五變益有風雷之
恐故大川不可涉上九變復雷在地下无所恐懼故
可利涉大川雖然大川之內幸无風雷之變而波濤
之險亦當恐懼危厲乃吉人君以天下之養為養者

非謂飲食之豐美服飾之華麗宮室之崇高侍妾之羅列而為孝養也如文王為世子朝王季王季復膳然後亦復文王有疾武王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天下之吉而有慶莫大乎人君之孝養也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橈女教反

棟柱上橫木橈摧敗也大過陽過乎大而陰過乎小小過陽過乎小而陰過乎大正相反也小過則是行

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過之小者而已至於大過則四陽居中剛健太盛如棟之重大初上皆陰本末微弱如柱石之朽腐不能勝棟之重而棟橈矣其危可知此則比喻朝廷大臣才力之薄不能為國家柱石坐待棟橈而不知救過之大者莫甚於此然則棟既橈矣而又曰利有攸往亨者何也蓋卦之為體上兌下巽二女柔弱不尚剛強如君之在上而能感說臣之在下而能巽順君臣相孚抑強扶弱能使棟

之不橈所以利有攸往而能亨通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本末既弱其棟必橈剛過而中二五之剛也巽而說行下巽而上兑也利有攸往言棟橈之時國家將危君子奮不顧身為國柱石以拯救之如漢之周勃霍光蜀之諸葛亮晉之謝安唐之郭子儀裴度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司馬光李綱力量之大可以扶

顛持危為國柱石以成天下之大事業者故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者其義若此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聖人於卦之象又發一義澤在木上木滅矣如君子隱於亂世而无悶獨立於險難之中而不懼二五之剛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藉茅之三脊柔中

之剛也祀之時白茅藉物取其潔茅之弱而能藉物
之重柱之弱而能乘棟之隆慎之至也故得无咎初
六變陽下卦為乾則有祭祀之義通卦為夬夬之象
曰柔乘剛也亦猶茅之柔能藉剛物也茅雖微物在
禮則重諸侯立社燹以黃土苴以白茅敬之至也春
秋時齊伐楚聲其罪曰爾貢包茅不入楚无以辭但
乾之初九變陰則象曰陽在下大過之初六變陽則
象曰柔在下爻變之驗若此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稊卉木之初生葉者大過巽下兌上二女同居安有老夫女妻之義九二變陰下卦為艮艮本少男因二爻老陽之變故曰老夫二與五為正應得上兌之少女故曰女妻通卦為咸剛能下柔過以相與而相感說故无不利老夫女妻如枯楊生稊之榮以遂其生育之心此又取澤滅木之義不言棟橈也昔者老萊

子得女妻不應楚王之聘而免於難梁鴻簡幘數婦而得孟光之賢溫嶠晚娶姑女而有老奴之喜皆枯楊生稊之美者以剛變柔无過剛之失矣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變陰通卦為困澤與水交上沒於棟而柱下陷於坎矣故有棟橈凶之象如人臣无剛健中止之才陷於坎險之地不可為國之柱石坐視棟橈之凶而不能救故曰不可以有輔也如飛廉惡來之亡商李

斯趙高之亡秦張禹胡廣之亡漢賈充之亡晉守澄
令孜之亡唐馮道之亡五代呂惠卿蔡確之徒亡宋
既非柱石之材安能使棟之不橈喪身敗國抑亦人
君不能用賢之過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變陰通卦為井井之為義改邑不改井雖曰木
在水下巽乎水而上水則木常在井之上矣至於象
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蓋得大臣為政之道九三居棟

之下柱陷坎中故有棟橈之凶四居棟上下之巽為木以柱棟而不橈故有棟隆之吉隆豐大而高也四居大臣之位能為國柱石使棟隆而不橈其吉可知有它吝者恐人君用之不專為羣下所橈則棟不能久隆矣以國危如棟橈之時言之晉元帝渡江之時棟橈矣能用王導謝安為相棟隆矣未幾王敦桓溫之徒間之棟復橈矣唐肅宗遭安史難棟橈矣用郭子儀李光弼為將棟隆矣未幾王奐李輔國之徒間

之棟橈矣宋高宗南渡之時棟橈矣能用李綱岳飛
將相棟隆矣未幾秦檜汪潛善之徒間之棟復橈矣
人君用賢之專不為羣下所橈則棟常隆而吉无它
吝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
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變陰上卦為震震為長男故曰士夫下卦巽之
長女至此已老老婦而得五之士夫若枯楊生華之

狀楊之生華不能結實如老婦之不育何可久也无咎无譽言雖无災咎亦无聲譽甚言士夫之齷齪可醜之甚也大過二五二爻君臣正應不言棟桡皆言枯楊者蓋取澤滅木之義借夫婦以為喻耳且九二變陰得五之陽剛之君如老夫之得女妻兩相感悅有生育之義九五變陰應二之陽剛君臣失位如老婦而得士夫无生育之道且婦之老者苟不寡則悍如夏姬之更九夫甚於老姦巨惡之為害士夫而娶

老婦如庸君之為佞臣所制在晉之王衍老姦也山
濤見之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向非惠帝庸闇
之君則王衍何以施其惡在唐之盧杞巨惡也郭子
儀見之曰此人得志吾子孫无遺類矣向非德宗之
鄙闇則盧杞何以施其姦邪是知奸惡之人何代无
之在人君之明闇用與不用耳老婦士夫其醜在君
而不在臣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滅頂亦取澤滅木之義上六變陽通卦為姤姤女一陰敵五陽之壯甚於大過四陽之盛婦之醜也大過之君溺於所嗜如人之涉水水滅其頂其凶可知然則无咎者如宋相蘇頌赴水救母雖有所溺不可以咎之也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重坎也二五二爻皆剛實在中而有信孚故上下之心相通而亨行有嘉尚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上下之坎皆險也水流而不盈坎能蓄水也行險而不失其信坎之孚實也維心亨乃以剛中者心之亨通二五之剛居中也行有嘉尚往則有功矣天之險不可得而升地之險則有山川丘陵之難度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如城郭甲兵之類以險防險者

國不設險其威不振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在也上下習坎故水再至至於重坎君子觀其象
常以德行自勉不敢少怠或恐陷于險也習教事如
鄉以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六藝之事教之以農則
有六府三事之治教之以兵則有三令五申之習非
設險也皆國防險之道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當徒感切

坎之為義內實剛強外若柔順行險者也君子行險則為剛善小人行險則為剛惡初六方入于坎何至陷于坎窞而凶初六變陽下卦為兌行險之人巧言如簧能以兌說之言陷人於坎如上官之譖屈平宰嚭之譖伍員李林甫之譖張九齡高力士之譖李白裴延齡之譖陸贄王欽若丁謂之譖寇準皆陷于坎窞之陷至于失道之凶哀哉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變坤通卦為比二居人臣之位或遭讒謗而陷於坎險之中求人為援而得比之道如漢王咸舉幡以救鮑宣之死孔融爭死以援張儉之禍孫嵩覆壁以藏趙岐之危桓伊撫箏以解謝安之疑是皆求難小得終未能出乎險之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上之坎來下之坎上故曰來之坎坎險且枕者六三

變陽通卦為井如人入井中之坎枕于險未至於溺而
沉也故曰入于坎窞蓋入坎之危急於求人以為援
如漢末遭黨錮之禍君子殺戮逮盡召董卓入朝誅
諸閹宦以救一時之急殊不知董卓之險甚于宦官
卒為漢朝之禍所謂揚湯止沸抱薪救焚此等行險
惡人實不可用之亦无功而有禍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
剛柔際也

坎為小壘故有樽酒用缶之象六四變陽通卦為困
四居大臣之位而遭困厄之時知小人之讒謗不怨
于上如張九齡遭李林甫之讒避于曲江裴度因詣
閹之橫隱于綠野如樽酒用缶皆田夫之酒器也簞
貳食无兼味非盛饌也納約自牖者如納其要約之
朋友飲于牖下裴度召白居易劉禹錫輩日以文章
自娛无怨望朝廷之心終至于无咎也剛柔際者變
爻上兌下坎剛能下柔所以交際者君子之退位能

明哲保身者如此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變陰通卦為師人君行師之時而遭險難如漢高帝遭白登之圍光武受滹沱之窘皆陷于險而不盈苟能脫身險難至于平定之時雖无咎未安于位中未盛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說文云繩之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棘木中叢然荆棘也坎之上下皆水陷于險者唯畏水耳安有徽纆叢棘之類上六變陽上卦為巽巽為繩直故有徽纆之係巽為木故有叢棘之寘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難而凶者失道之甚也隨之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皆徽纆之類如公冶長之遭縲紲范滂之遭三木皆徽纆叢棘之災禮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獄成告于大司寇聽于棘木之下蓋亦寘于叢棘之義歟唐試士

以棘圍省門和凝知貢舉撤棘開門士皆肅然



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明也日月麗天而明人君脩德如日月之明
利乎貞正則亨通也畜牝牛吉者牝陰類也坤利牝
馬之貞說卦坤為子母牛離坤之女也未至于母牛
則曰牝牛坤則順天而行離之日月亦麗天而行也
故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

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麗猶附也日月麗乎天而行百穀草木麗乎
土此麗乎天地者也至於人則麗乎正人君重明以
麗乎正人君當順日月之行使四時不失其序發生
百穀草木之時使萬物各遂其生庶可化成天下柔
麗乎中正故亨又釋以象也離之為卦陰柔居中而
麗乎上下二爻之陽剛所以中正而亨通畜牝牛吉
者天地之道而行如牝牛之隨牡牛而行猶臣之從

君无怠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日月也日月有時而薄食有時而陰晦大人宵中之明无薄食无陰晦日月不照之地照不盡之地大人之明暗室屋漏燭見至隱遐荒窮髮盡被其光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者代天之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内外二卦皆離明之大也安有錯然之履初九變旅

下卦為艮為山為徑路行旅之人行于山徑之間
天未大明至於危險之地忽錯然履之敬畏之至則
无咎也如漢華歆避董卓之亂遇同行者陷之于井
衆欲棄之歆曰棄之不義相率出之而別此錯然之
履行之以敬可避咎也晉阮籍猖狂率意獨駕至于
失道窮途而哭此不知敬之之義然澹臺滅明行不
由徑則終身无錯然之履矣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土之正色也土居天地之中又得離明之正如日之行于黃道經天之中日之亭午也六二變大有黃離元吉此有天德者也蓋乾之九五變大有飛龍在天之象坤之六五變比有黃裳元吉之象離之六二亦變大有臣居尊位攝行天討天罰之政又何疑焉或曰二臣位也而曰天德何哉蓋離之二位與他卦之二位不同離之內卦為日日君象也外卦為月月臣象也苟使六五為君而有出涕沱若戚嗟若之憂

二居人臣之位則有黃離元吉於臣何安二之為君如大臣有大德得大位舜禹之禪受湯武之征伐皆黃離元吉得中道者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過中則傾昃昃之久則將沒矣不能久乎明也耋年之老過乎八十者也九三變陰通卦為噬嗑噬嗑之道如飲食之時老少畢集少者不知暮景之憂故

鼓缶而歌耄者懼流光之不返則興嗟感嘆其為凶也且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懼時之易邁寧戚叩角而歌曰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嗟嘆而興歌也君子愛日之至也如此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有也

下卦離之三爻日之昃矣至四爻月當繼明九四變陰通卦為賁月之初生為山所障為陰所蔽不見其

明忽見山下之大突如其來抑木之焚耶抑月之旁
死魄而未生明耶抑明之不能麗乎天而自棄耶此
皆无所容之地且賁卦有賁如濡如翰如皤如之句
此文自賁卦中來明矣四居大臣之位有賁飾之文
來又逢明時而賈誼梁鴻漫遭遠謫至于棄如死如
之地无所容其身惜哉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二變大有日在天上萬方皆明能仰照故有黃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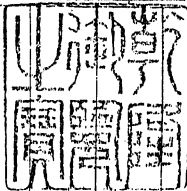
元吉之象六五變同人日在天下臣仰望而不可得
故有出涕沱若戚嗟若之義以人君論之如漢之靈
獻唐之僖昭受制於權臣受抑於閹宦吐氣而不可
得豈但出涕戚嗟而已以人臣論之如西晉建興之
亂羣臣渡江仰望人君故都而不見周顓輩登新亭
相視流涕此離王公之時也雖能克復中興而吉終
不自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

征以正邦也

離以上九日月皆昃之時又居高亢之地安有出征之義離之說卦曰為甲冑為戈兵皆征伐之器上九變震通卦為豐豐之爻辭亦曰日中見斗日中見沫又曰遇其夷主吉皆大明之受傷於夷主者於斯時也人君震之威而伐之有嘉尚者在折其傷日月之首者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倘獲匪其醜類亦无咎也如義和涸淫廢時亂紀脣往征之此人君之能

正邦也



周易文變易緼卷四